

## 四川凉山州布拖县杨志强、李秀英夫妇的遭遇

2015年1月17日，凉山州布拖县法轮功学员杨志强（65岁）、李秀英（63岁）夫妇准备回资阳老家时，因为法轮功学员的身份，在西昌火车站候车室被西昌铁路公安绑架，1月24日被非法批捕。截至到3月底，杨志强和李秀英已被非法关押在西昌小庙看守所2个多月了。

目前杨志强、李秀英的“材料”已经交到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了，据悉铁路上的所谓“法轮功的案子”要由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理。

近几年以来，全国各地火车站利用居民身份证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时有发生，因为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江泽民集团在居民身份证上做了手脚，把有名在册的大法弟子的身份证内标有“xj”字样，坐火车要实名制，进候车室时要验证身份证，但大法弟子的身份证在仪器上一过的时候，仪器就会发出叫声并发出红色的警示灯，屏幕上就会显示“xj”，在这时候，就会来一些警察来翻大法弟子的所有的行李，看看带没有带法轮功的书籍及相关资料，包括真相币，如果有就把大法弟子扣留下来进行迫害。

这对老夫妇仅仅因为有法轮功学员的身份，就被西昌铁路公安绑架，那么这些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可通过杨志强、李秀英夫妇以前的自述来看一看

### 杨志强的自述：

我杨志强，布拖县皮（肤病）防（疫）站卫生主管医师。1996年6月以前，我患有严重的胃炎、胆囊炎、风湿性关节炎以及痔疮。胃舒平、颠茄片、707胃药、消炎利胆片、扑炎痛、槐角地芋汤、槐花散等药我都轮流在服用，一日三餐不是服中药，就是服西药……可就这样我的病不但没见好，反倒越来越严重。白天上班忙于工作，休闲时与人闲聊倒还可强打精神，让人觉得我似乎是个健康人；可是一到晚上，我就全身酸软、疼痛，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这样时间一长，我白天也精神不起来了，身体每况愈下，严重影响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1996年6月17日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后，就彻底告别了中、西药。每天我早上五、六点就起床炼动功，白天抽时间阅读李洪志师父的《转法轮》，晚上炼静功或学法至十点、十一点，甚至十二点。……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原有的胆囊炎、胃炎、风湿性关节炎、痔疮等，不知不觉中全都没有了，而且身体抵抗力也增强了许多。如：1997年5月下旬，我们站麻（风病）防（治）科和结（核病）防（治）科的赖德乾、比曲发初、吉力子和我，共4位医生从海拔2300多米的高山下到海拔

几百米的金沙江畔的麻风村工作，在山上时穿着棉衣和毛衣都还觉得寒气逼人；可到了江边，只穿汗衫和短袜却又热得汗水直冒，浑身湿透！几天后工作结束返回单位，其他三位医生均病倒在床，还输了几天的液，唯独我好好的，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同事们都说，“四位医生中就数你年龄最长，他们三个下麻风村回来后都病倒了，反倒只有你经事（硬朗）；看来，这个法轮功确实把你的身体炼好了！”……

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我知道了师父要我们做一个真正的炼功人，就是在社会上、单位上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我上班比以前更准时了，从未迟到早退，从未旷工。我每天早早起床，炼功结束天也亮了，就在单位院坝巡视，如看见单位的路灯还亮着，我就绕道专门去把路灯关了。皮防站的男厕所无人打扫（因吸毒的、附近的彝族老乡和个体户以及牲畜市场的生意人都来这方便，所以厕所脏得特别快，卫生不好保持，单位里的人都觉得烦，干脆不愿管了），我就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冲去冲洗、打扫。单位的很多职工都说，“老杨勤快，爱干净，这男厕所我们经常看到是老杨在打扫。”

在工作上，我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一次，中日结核项目中的治疗对象，是一个家住在有八、九个小时徒步行程的迪洛乡的彝族同胞，治疗到第二个月末，急需查痰来确定第三个月的用药方案；可是检验人员有事11：30才来的，于是我就从早上8：30直等到12：30，痰检结果出来了，我把病人处理好才回家吃饭。有位同事问我，“下班这么迟！怎么还不回家吃饭？”我说，“我如果按时下班，到下午2：30上班时才处理病人，那这个病人今天回家就得走夜路了，那些路崎岖陡峭，天黑看不清就容易出危险；我推迟个把小时下班，可就给了病人很大的方便。”……

其实，这都是因为李洪志师父教导了我，叫我们做事要多为他人着想，我仅仅是遵从李老师的教诲照办了而已……。法轮大法使我的身体得到了康健，心灵得到了净化。我深深的感谢李洪志师父、感谢大法对我的再造之恩！

1999年7月26日公安局通知我和十几位同修去开会，县委、县政府、宣传部、组织部、公安局有关领导向我们传达了江泽民的一系列指示，说修炼法轮功是犯法的，逼迫我们人人作“欣然接受、幡然悔悟”的口头表态、个个写放弃修炼的“保证”。

可同修们却都说，由于修炼了法轮大法自己以前的病都好了；宣传部殷部长说，“既然炼法轮功那么好，那你们都可以不用工作了，天天炼功就行了！”——言下之意，是要在职（转下页）

(接上页)的法轮功学员在修炼法轮大法和生存之间做出选择。他们根本不听法轮功学员们所说的,法轮功祛病健身、净化心灵的神奇功效和学员们的亲身经历、体会,只是一味地急于邀功、向上面交差,强词夺理地附和着说,修炼法轮功是违法的;可到底违反了哪一条,却根本说不出来。他们无理的要求我们交出大法书和磁带,并逼迫我们写不再炼功的“保证”。

从那以后,我这个唯一在职的大法修炼者被单位实行一天24小时的“双规”、“双管”(因为我是中共党员,“党组织”派人监管,单位行政领导派人监管)。我在“7.20”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每天先去公安局报到,拿到公安局的报到签字证明,再向单位领导报到,才能算上班;否则就作旷工处理(这种“旷工”一天,要被扣除两天的工资)。

在这期间,我24小时都处于被监控之中:包括什么时候上床睡觉、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入厕方便、什么时候上街买菜等等,都由监控者作了记录并上报情况。每年过年放假,皮防站站长邓斯发都要让公安局签字审批后,才予批假放行。2000年,我母亲病故,匆忙中我只在单位领导那里口头请假;后来公安局国安大队队长呷河、副队长梁龙友把我女儿、女婿叫去做担保,叫皮防站领导做担保。……在江泽民一伙的胁迫和高压、恶毒株连政策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公安司法部门到单位,许多人为了自身利益,都不惜采用了层层下压、连坐、株连的方式来迫害大法弟子!

### 李秀英的自述

我叫李秀英,家住布拖县皮(肤病)防(疫)站。

1996年6月以前,我患有胆囊炎、手脚皲裂症、周围神经炎、神经官能症。那时的我面黄肌瘦,经常心口痛,手和脚不论冬夏都会开裂、出血,疼痛难忍。手和脚的掌、指发麻,必须推拿、按摩才能缓解;有时脚

板会麻木得好像脚下垫着层厚棉絮,用手抓、掐都没什么感觉。……因为这些病痛,我吃了不少中、西药,可就是不见效。

1996年6月17日,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功,每天早上炼动功,晚上炼静功,一有空就学法……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没有吃过一片药,我以前的病痛全都不翼而飞了:心口不痛了,手脚不再麻木、皲裂;整个人面色红润,手脚润泽。

亲友们都说我回春转少、身体康健了,看起来比以前年青多了,追问我到底吃了什么仙丹灵药?我告诉他们说,“是李洪志师父和法轮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

……

2001年7月,我从西昌回家,在背兜里装了些换洗衣物,却被皮防站的坏人向公安局举报,说我背了一背兜的法轮功资料回来。于是公安局副局长俄底阿黑、国安大队队长呷河、副队长梁龙友闯进我家,强行抄家,在我家里楼上楼下5间屋内翻箱倒柜,连灰槽、煤炭渣篓、鸡窝等都捏了又捏、翻了又翻,没找到,便硬说我已把资料发到布拖街上了,还说在街上的资料旁边发现了雨鞋脚印,强逼我丈夫脱下雨鞋、核对脚印。十多分钟后,回来说“脚印吻合”,要我们作出解释。我女儿说,“雨鞋不只我爸爸一人有,百货公司也不只卖出过这一双雨鞋;这落雨天满街行人哪个不是穿着雨鞋?!要是往天我不在家,说我爸爸上过街我不清楚;可今天我看到我爸在家里还没出过门,我敢保证传单不是我爸爸发的!”

先前态度十分恶劣的呷河,听完我女儿一番在情在理的话语,只好低头作罢;他们几个人一番商量后,只好转身走了。……

## 用身份证迫害法轮功学员是违法行为

【明慧网】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多起警察利用查验身份证绑架、骚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这类迫害主要发生在法轮功学员乘坐火车和宾馆住宿的时候。

公安部门在制作身份证时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身份证里面加注了特殊标记,违反身份证法的法定记载事项。火车站将公民验票身份信息违法传送给公安系统报警违反身份证法。铁路验票人员及系统制作人员涉嫌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罪。

1、铁路部门核对居民身份证件没有法律依据,警方违法将铁路检票系统与公安人口查询系统连接在一起。火车站铁路验票系统显示出乘客法轮功修炼者身份信息,因其信仰而报警是对公民的歧视,导致公民人身权利的侵犯。

2、警方人口查询系统不应将录入乘客的信仰法轮功信息及被非法判处刑罚信息与身份证的正常使用相连,违反身份证法第十四条身份证法定记载的项目,违法记载公民个人信仰信息,并加以歧视地进行报警。

3、铁路检票系统不应读取公民的个人信息,违反身份证法第十九条泄露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居民身份证记载的公民个人信息,依法要追究法律责任。

4、铁路警察仅仅因身份证系统报警,便在未出示工作证件,未说明理由,未出示传唤手续及检查证件的情况下,对乘客的人身及随身物品进行检查,涉嫌非法搜查罪。(文/大陆法轮功学员)(注:原文有删节)

